

# 填平的土坑 (小小说)

□ 外国语学院 刘雨涵

“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——天啊，皮皮在抓鸭子！”

蹲在磨石盘上的小姑娘睁大眼睛，满是焦急地指向河中。远处是碧绿碧波，寥寥几只土鸭因黄毛狗的追逐而扑闪起翅膀，溅起几朵狼狽的水花。

听着那阵阵鸭翅震荡空气的声音，小姑娘恨恨地鼓起腮帮，小手拍向水面：“皮皮——你给我马上回来！你再这样我就走了！”

在河岸择菜的姥姥慢悠悠放下菜筐子，抬头往河中央瞥了一眼，打笑着说：“乖孙女，今晚咱就吃炖狗肉吧！”

“不行不行，我不要！”小姑娘慌慌张张地快速打水，急切地唤着，绯红的脸蛋皱成一团。

像是听懂了小主人的急躁，黄毛狗忧郁地望着前方几只肥美硕鸭，在水中来了个华尔兹独舞，摇摇晃晃游向河中央那整齐排列磨盘石，目光欢快，十分忠诚。

择完菜后回家，姥姥一手扶着篮子，一手牵着小姑娘，泥泞的小路狭窄悠长，草青花香。

“顾瑛，写完作业了吗？”迎面跑来的男孩文奇大声喊道，跑到顾瑛面前匆忙站稳脚跟，手里握着装满小蝌蚪的水瓶子，满是飞舞的黑色。

“当然喽！一放学回到家我就开始写了。”顾瑛说着扬起小脸。

“那好喽！去玩咯，康源他们都在小树林那，我们快过去。奶奶，再见！”男孩说着拉起女孩粉红色的袖子跑向远方，蹦过一个水洼，躲过一朵朵小野花。很快，两个孩子没了影，只剩下小姑娘姥姥迟钝地嘟囔声。

孩子们在小树林会合，最会玩的当属其中瘦瘦高高的迪哥，迪哥在孩子们眼里最是厉害，他跳跳跳的最高，每次玩跳蘑菇和他分到一队就不用想玩输的惩罚了。这次迪哥手里攥着很多个塑料袋，胳膊窝里还夹着几根长长的细木枝。孩子们目光灼灼地盯着他。跟着顾瑛来的皮皮跑到他身边，好奇地左嗅右嗅，没嗅出什么所以然，露出长长的舌头，傻傻地看向顾瑛。顾瑛提起小花裙，蹲下，把裙尾卷起来掖到肚子和腿之间，轻轻顺着皮皮脊背竖起的几根黄毛。

“我们今天来挖陷阱！”迪哥喊道，眼中闪过几丝狡黠。几个孩子不明所以，满是兴奋地行动起来。有几个去拽

细嫩的树枝，有几个跑回家找塑料袋，还有几个准备回家抱几个下田用的锄头铁铲来。顾瑛接过迪哥捡的几根树枝，借小腿的力把它们一根一根地掰断。树枝干了皮，飘出几缕铁锈香，浸满了顾瑛的手掌。

迪哥接过锄头，学着家里大人的模样，扬起锄柄，刨出一个能站四个脚的坑，把树枝悬空横插在坑里，小心翼翼地铺上塑料袋，再覆上一层薄土，刚刚上来的土颜色深，还要再撒上一层干土。

小树林在河的东边，孩子们在树林里实验了一番后，跑到土路上，站了一会儿，确定没有大人后，迅速地行动起来。文奇觉得这样还不算好玩，拿着铁铲从家里铲出点鸡粪放到坑里，赢得一阵发笑。陷阱做好了，孩子们躲到树林里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小路。早早起床的大人们在田地里忘我地忙碌着，路上这会儿竟没有走过一个人。皮皮倒是在路上欢快地跑了几个来回，一会儿追着蝴蝶跑，一会儿又逐起了鸭群，却没一次中招。

顾瑛微微叹了口气，她的皮皮是条傻狗没跑了，却有傻福。

等不到陷阱被踩，孩子们失落地离开。踩着河中磨石到河西边，那里岸边开满黄色白色的野花，几朵野兰点缀其间，开出紫色的小花。顾瑛舍不得采，却想着给姥姥看，摘了一朵最小的。等着采够了，他们要到村北头的荒院里比赛厨艺，院里有伐木留下来的树墩，圈圈年轮刚好构成漂亮的菜板。

几只燕子低飞而过，皮皮迈开短腿，一跃一跃乱扑着，每次都扑了空，可它乐此不疲。

天似乎是一下子阴下来的，瓢泼大雨霎时而落，孩子们四散奔跑，还不忘护着刚采的野花野草，还有那从小树林摘的新鲜叶子，小树林里是这里不常有的矮树，叶子很宽大，有细细的纹路，用来当“包饭煎饼”是正好的。

顾瑛和皮皮跑回家时，一孩一狗湿漉漉的，大眼睛小眼，一个抿着嘴一个推着舌头，乖乖等着挨训。

顾瑛垂着头，等了一会，没听到熟悉的咒骂声，意识到姥姥还不在家，边庆幸边怀疑地跑到屋里找干净的衣服换上，趴在门口的皮皮也慢悠悠舔着自己的金毛，一绺一绺，直到都舔成亮堂堂的样子。

等不到姥姥回来，顾瑛看着看着动画片就歪着身子在沙发上睡去了。醒来，雨已停，月亮与星星躲在厚重的云层

里，屋子里一片黑暗，只有电视闪着荧荧的光。顾瑛怕极了，摇晃着身子摸着墙打开灯。耳边除了电视声，还有风儿有一搭没一搭地撞窗声。

小姑娘怕黑，爬上床，蜷缩在角落里，看不到月光，找不到影子。小姑娘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唤着姥姥。终于，门口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伴着几分焦急的咒骂。

“慢点！慢点！轻点！哎呀，让你轻点了！”

“先要抬到床上吗？”

“怎么亮着灯啊！哎哟，我这记性！顾瑛还在家呢！不知道吃饭了没有。”听隔壁二叔熟悉的声音，顾瑛心情明亮了起来，又暗淡下去。

姥姥呢？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啊。

顾瑛跳下床，看着村里叔叔婶婶们把姥姥抬进屋里，放到床上。二叔看着顾瑛呆愣的眼神，心软地蹲下向顾瑛温和地解释：

“不要害怕，姥姥只是下雨天路滑，又不小心踩到坑里，摔了一跤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兔崽子挖的坑，别让我抓着他，不然非得好好揍他一顿才行。”

顾瑛这才恍然，那坑……

外面乌云悄悄散开，露出黄澄澄的明月，晕出一圈又一圈的光晕。

乡亲们相继离开，有几个回到自己家又折回来给顾瑛送来热腾腾的饭菜。顾瑛不吃，搬个小凳子到床边坐着，胳膊肘放到床上托着腮，一副忧虑的表情，配上她的小年纪，着实有些好笑了。

姥姥慢慢睁开眼睛，看向顾瑛，顾瑛出神地望着姥姥干瘪的皮肤，上面布满了黑色的斑点，像喝光了的牛奶袋，因顾瑛用力吹吸皱成一团。等了好久，顾瑛如坐针毡，她挪挪屁股，垂下头。

“姥姥，那个坑，是我……”

“姥姥你疼不疼啊？”

“姥姥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

姥姥有几分欣慰地摸摸顾瑛的头，说：“姥姥知道是你，哪里用猜，这底下还有比你还能造的孩子吗？”

听出姥姥熟悉又无奈的责怪意味，顾瑛调皮一笑，跑到饭桌旁端来米粥，学着姥姥喂她的样子，先轻轻吹一下，自



己微微一尝，再送到姥姥嘴旁。

小镇不大，人来人往，都像对待自己家人一般。姥姥不能下地干活，隔壁二叔还没等姥姥张口就早已帮姥姥种上了玉米花生。每到傍晚，二叔家的迪哥，就小心翼翼地端来饭菜，有时是鸡汤，有时是排骨汤，每次来迪哥都显得唯唯诺诺的，老老实实地向姥姥问好。走时顾瑛总能看见他的挤眉弄眼和揉着屁股离开的背影。

顾瑛有时也会使着不太好用的小手搓着姥姥和她的衣服，也会不太熟练地生着火，在炉子上烙几个鸡蛋饼，饼很糊，黑黑的，但姥姥说她很爱吃，每次都吃光了。

清晨，卖豆汁的吆喝声荡在大街小巷，掺杂着几声鸡鸣，一个小姑娘攥着钱慌慌张张地追着。

大家都在等姥姥好起来。

床上的老人倚着墙，戴着老花眼镜正为她孙女织着橘黄色的毛衣，她不能久坐，总要织一会躺一会才行。

人春多雨，却不用担心，小小的土坑已被孩童悄悄填好。在那附近，总要有一只调皮的黄毛狗瞪着眼睛，扑向蝴蝶，几次落空摔在草丛里，惹得行人笑得开怀。



# 驭龙引

□ 能源学院 宗雍康

寝室亘长灯，清光透窗棂。  
斯氛遣心静，耿耿欲天明。  
今朝青龙且卧，待时来云翻震动新雷霆！  
时间酣声语，且醉且称觞。  
复绝志天外，壮心雄万代。  
众心齐，望可期，万夫偕发力，创新永无极。  
焉时得真龙驭，令吾辈鸿业雄图遂寻竟？



# 梦中的雨

□ 电信学院 李增基

怅物谈思念之情，除却敬佩于瞻沙湖道遇雨却竹杖芒鞋的豁达，人是听不到雨声的。他们打破了桎梏，飞出了牢笼，展开着双翼，只身为灵魂，等待着灵魂。今人心里却是杂念的雨。

在外卖小哥雷海为与北大高材生彭敏的终极对决中，至今我还记得康老师那句话，这是一个外卖小哥该有的想象吗？他做到了，康老师震惊了，观众们震惊了，“雨”也震惊了。殊不知，雷海为已度过了无数个“剪烛西窗，夜话巴山”的夜晚。这是一场夜雨，无声无息，即便路上魂人不能发觉。多少人已被魂化，像傀儡一样被操纵，被玩弄，强迫着去生活却又被生活强迫着。即便这样，又有多少人早已丧失理智，人心不古。若是梦中遇雨，撑开一把伞，独自走在幽深小径，凄冷悲哀，寒风拂过耳畔，却吹不去已沾的雨。

雪野茫茫，一颗孤独的小草有梦吗？寒冷中，它怀着一个取暖的信念，等待着春回大地时，以两片叶的姿态向它问好。候鸟南飞，一只离群的大雁有家吗？迷途中，它怀着一个方向的信念，等待柳暗花明之时，以英勇飒爽的姿态向它奔去。一个追梦的少年，此刻正手托腮坐在窗边冥想，外面确是无尽黑暗，窗外一片紫藤萝，在雨中，宛如一片瀑布，爆裂爆绿。雨依旧在下，仿佛比刚才更尽兴了。少年望着远方，望着这被污浊了的世界。

少年踏步在楼梯上，望着午时窗外斜风细雨，看着如初春般生命，嘴角一抹微笑，转身奔向那抹墨绿中去。

# 是音动

□ 文法学院 景彤

悠扬深远的旋律响起——我听见了“斯卡布罗集市”的风铃声。

极具梦幻与深情的音符跨越人山人海，不轻不重地敲在了我的心上，掀起一阵如弦动的涟漪。这琴声极具特色，像弹簧一样带着一点勾人的回旋；我怔怔起身，寻音而去。

街上人头攒动，老人，孩子，笑着，说着；各种声音，交织混杂，蒙蒙错落，如同一张由声音编织成的网。然而那一段旋律却如此沁人心脾，在众喧嚣中脱颖而出，牢牢摄走了我的心神。

那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。他怀里抱着来自新疆的乐器热瓦甫，悉心教导着另一个抱着琴的老人。须发花白的老人垂着眼睛，小声道着斯卡布罗集市的旋律。我与他隔着一道街道，透过人山人海的缝隙，窥见了这一隅安宁。

那天的太阳很好，阳光透过细细密密的树叶，金粉一般倾斜下来，落在两位老人的肩上，留下一片稀碎的光影。而适时的风飘然而过，吹动了光影，也吹摇了过客的心旌。

围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而二位老人却置若罔闻，只是安静地弹着那一曲“斯卡布罗集市”。迷幻浪漫的曲调重复了一遍又一遍，无人对此感到厌倦，也只是静静地听着。

安静的有些过分的画面被一个婴儿车的出现打破。金发碧眼的娃娃开心地笑起来，像是在随曲歌唱，为古老的旋律带来了一丝鲜活的生机。

老人停下拨弦的动作，笑着望向那个粉雕玉琢的洋娃娃，询问她的父亲他们来自哪里。

俄罗斯。

同样金发碧眼的父亲用着不太标准的汉语回答。我看见老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。

他端起琴，转向婴儿车里的小朋友，弹起了一曲喀秋莎。

充满弹性、富有生机的旋律响起，一改刚才安静悠扬的风格。那一颗一颗音符几乎被实质化，一个接一个地从琴弦上跳出来，如同苍鹰掠过湖面，奏响一曲热情的歌谣。

来自俄罗斯的父亲突然用俄语放声高歌，我刹那间屏住了呼吸，内心是极大的震撼。

这是两个国家的音乐碰撞，也是一场极具水平的艺术交流。是在异国他乡听到的故乡旋律，以及本土人民对远行客最大的热情。来自中亚的草原与高远邂逅了大陆最北端的热烈和冰雪，碰撞出别具一格的火花。裹挟着青草气息的干风被伏特加点燃，浓郁的酒香一下子弥漫，灌醉了两个民族的人。

恍惚间，我又来到了莫斯科的晚郊，轻快的旋律再次变得绵长，鼎沸的人声在此刻消失不见，只剩下夏日的静谧与安宁。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似有若无的蝉鸣，倾泻的月光如同落在地面的银河，月光向远方蔓延……最终与天上的星星交织在一起。

两曲奏毕，我看看身边在此驻足的人，看着他们脸上热情洋溢的笑容，竟有些怅然若失。

我想，这大概就是音乐的意义吧。它可以跨越万水千山，仅凭音符便将两个国家的人联系在一起。音乐无国界，艺术无国界。世界的文明是如此丰富多彩，也是如此耀眼夺目，而我永远会期待着它们的交流与碰撞，也永远会为之而热泪盈眶。



# 采桑子·暂别家乡

□ 计算机学院 姚昊

淡辰星紫月影勾魂，了却归梦，一路风尘，少年此去却寒门。  
花香心影迷离扰神，回首凝望，转回自晒，暂别何故此番忧。



本版摄影 张洪 张磊